



戚继光漳州平倭史话

苏舒

陈元光

苏炳堃

陈北溪争略

熊寒江

漳州民间故事二则

庆鲩

陈北溪的画·林阁老逸事

王占春与闽南游击队

王季澄
谢家群

政协福建省漳州市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漳州文史资料

初

稿

戚继光漳州平倭史话

苏舒

十五世纪后期，日本足利氏政权面临危机，群雄割据，兼并战争不断发生。各地的封建藩侯，为了加强自己的经济实力。解决内战带来的财政困难。于是，支持与组织境内的浪人，一批批相继渡海窜犯我国浙江、福建等地沿海掠夺财物。甚至前来明朝的贡船，也假“入贡”之名，进行海盗活动。当时，明朝嘉靖政府，已散发出腐朽没落的气息。世宗昏庸，权臣严嵩排挤爱国将吏，沿海防务废弛，通倭地主官僚纵敌养奸，明军素质低劣等，给倭寇的大举侵扰造成了有机可乘，形成了严重的祸患。戚继光平倭的光辉诗篇，就是谱写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上。

嘉靖三十六至四十二年（公元一五五七—一五六三年），倭寇张璘率领倭寇一千多人，侵扰漳浦至诏安沿海。倭寇在船上装饰金属牛角和五色长旗等物，扮成鬼怪模样，手执明镜和刀枪，到处杀人放火，污辱妇女，抢劫财物，乱宰猪牛。甚至盗掘坟墓，搜取殉葬品，并戮骸勒赎。倭寇的种种暴行，不仅使人民生命财产受到了巨大的损失，而且生产也遭到严重的破坏。（《漳浦县志·兵防条》）在这民族危难关头，府县衙门一些文吏武官，却惜命如山，视犬如虎，不敢抗敌。老百姓痛恨倭寇，看到官府不可恃，便自发地组织起乡勇、民团，抗击敌寇。一时，狼烟四起，烈焰飞腾，斗争的烽火燃遍各地。他们不屈不挠，表现得非常勇敢、坚决，与顽敌斗争了六年，取得了一些战果。然而，由于各地人民的斗争多半是分散进行的，斗争的目标只是保卫一乡一村，始终没有能够集结成为一个整体，因而不能在统一部署和指挥下，紧密配合，予敌人以重创。这种自发的人民武装，既缺乏严密的组织，又不曾经过正规的军事训练，对倭寇的诡诈伎俩也没有足够的认识和警惕，以致许多战斗终于失败，或先胜后败。

嘉靖四十四年二月下旬，民族英雄戚继光率领戚家军，从仙游追击败寇来到漳浦。戚家军千里征战，所向披靡，保国安民，深受广大人民的拥护和爱戴。当时，两股倭寇合在一起，大约有三千余人。敌寇人多，气焰嚣张，据盘陀要隘顽抗。戚家军在人民的支持下，在此与敌人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战斗。敌据高凭险，先以少数人跳荒蹄伏，引诱戚家军消耗矢石火砲，等到日暮，乘机冲杀。戚继光针对倭寇善设伏，会冲锋，擅长短兵相接的作战惯技，运用“鸳鸯阵”和“小三才阵”变换作战。就是把全军分成若干个小队，每小队十二人为一作战单位。最前一人是队长，次二人一挑长牌、一执藤牌。长牌既长且大，主要是遮挡敌人的重矢、长枪，掩护后队前进，藤牌轻便，每个藤牌手除了藤牌外，还带有标枪二支、腰刀一把，交锋时低头执牌前进，敌人近前便用标枪刺之，或用腰刀砍杀。再次二人拿狼筅，照顾牌手，抵御敌人的刀枪。后面又有四人持长枪，每二支长枪分别照顾一牌、一筅。这种长枪比倭寇的长枪还长，能够先发制人，迅速刺杀敌人。后二人用短兵刃，如叉、钹棍、偃月刀之类，和长枪彼此相倚。如长枪进刺不中，短兵即杀上救应。“小三才阵”，即以狼筅居中，两枪夹护，两旁一牌、一短兵。这是最小的战斗单位，一个“鸳鸯阵”可变为两个“小三才阵”（见谢承仁，《戚继光》）。戚家军冲锋拼杀，疾如风雨，一鼓而前，有进无退。敌人阵势大乱，全栈崩溃，死伤惨重，纷纷弃甲曳戈向南逃去。戚继光获得了盘陀战役的辉煌战果，率领将士紧追穷寇，沿途军民合击，又节节获胜。张筵率入平和县更仔山，被俞大猷擒获。俞在石壁上题词“擒张筵于此”。福建倭患，暂告平息。

平倭大捷后，戚继光在盘陀岭盖了一座“忠勇祠”，纪念戚家军阵亡的将士。柱联文曰：“椎神捐躯报国血战疆场，鱼门落冢名扬；丹心贯日浩气凌霜雄垂，奕代卫此一方”。“忠勇祠”几经沧桑现地废，但有关戚继光和戚家军的各种轶事和传说，直到现在还在人民中传颂。人们把一种中间有孔可以穿线的饼，称作“光饼”，相传戚继光当年为自己士兵做的干粮就是这个样子。

陳元光

苏炳堃

陳元光（公元六五七至七一一年），字廷炬，光州（今河南省潢川县）人。生于唐高宗显庆二年二月初六日。父陳政是玉铃卫翊府左部将归德將軍。元光自小聰慧，长而博學多才，他博通經史，好學黃石公素書及太公鷁畧，精兵法射法。平定閩粵邊境少數民族“叛亂”后，他倡建漳州郡縣，對開發漳州有卓越貢獻，是一個影響深廣的历史人物。

總章二年（六六九年），陳政連結潮泉一帶的少數民族，武裝反抗唐封建王朝的統治，騷擾附近郡邑，打击地方官府。当时朝議陳政前往“平叛”。陳政因年老多病，請辭。但高宗決意陳政亲征。詔曰：“陳政剛果有为，謀猶克慎。进尔朝議大夫，統岭南行軍總管事。挂新鑄印符，率府兵二千六百名，將士自副將許天正以下一百二十三員，从其号令，前往七閩、百粵交界綏安縣地，相視山原，开屯建堡，靖寇患于炎荒，奠皇恩於絕域。筮辰舍告，明發斯征。莫辟焉，死則朕埋。斯誓斯言，爰及苗裔。尔往。”《唐高宗〈詔陳政鎮綏安縣地〉》於是，陳政即帶領府兵，千里跋涉，到綏安縣屬之雲霄戍邊。但由于府兵背井离乡远征，人也生疏，语言不通，彼此兵力相嫌过大，且畱兵凶悍善戰。以致陳政要戰失利，被迫退守大嶼山。儀鳳二年（六七六年）四月，陳政戰死后，邊事更趨緊張，副將許天正差官往長安告急。

这时，陳元光廿一岁，他在文班任職。高宗詔陳元光由文班過武班，任鷹揚將軍。命陳元光、陳敏、陳敷（后两人系元光伯父）帶領府兵三千人，前往救援。其祖母魏太夫人和諸家眷也隨軍南下。

在行军途中，将士染上瘟疫，陈敏、陈徽和部分军士不幸病死，元光即带兵入闽与许天正会师。元光治军有方，军纪严明，身先士卒，士气大振。他又采取了正确的战略战术，因而获胜，余兵逃至南诏（今诏安）。不久，余领雷万兴攻潮阳，守将不敌，城陷。（《潮州府志》兵纪）。

开成元年（六八一年），陈源又攻潮州边邑，潮州刺史常怀德请讨之。元光领兵入潮。他出奇兵袭击余寨，激战百余次，历时二年余，破了三十六寨，余领雷万兴、苗自成被杀，俘余兵万人，平息了倭安之乱。弘道元年（六八三年）八月，朝廷因元光屡立战功，诏袭父职，晋正议大夫、岭南行军总管之职。他的平蛮事迹，后来被小说家取材，写成《杨文公平闽十八洞》小说。（见叶国庆教授《平闽十八洞研究》）

元光虽然获得了平叛的胜利，但他已看到了“抚散遍野，功不补患”的事实。十几年来，在这场民族战争中，彼此付出的代价是惨重的。“贵中华，贱蛮夷”的政策，导致了民族歧视、压迫，激起了少数民族的反抗。因此，元光在垂拱二年（六八六年）向唐皇提出了戍边之策。他在奏章上说：“……镇地极七闽，境连百粤，左旌居推髻之半，可耕乃火田之余，原始要终，源移本出于二州，穷凶极暴，积弊遂踰于十倍。元恶既诛，余凶复起，法随出，而奸随生；功愈劳，而效愈寡。抚绥未易，子育诚难，苟惟兵革威威于外，礼让乃格其心，揆诸陋俗，良田我方久废，学校不兴，所事者蒐狩为生；所习者横暴为上。诛之则不可胜诛，禄之则难以屡禄，倘欲生全，凡置刑措。其本则在创州县，其要则在兴庠序，盖伦理讲，则风俗自尔渐染。治法彰，则民心有知忌激。切以臣镇地曰安仁，诚为治教之邦。江临漳水，实乃建名之本。如蒙乞勒定名号而复入职方，建治所而注领官，吏治循往古之丧规，诚为救时之急务。胡越百家愈无罅隙，戡荒一德更有何诛。”（《漳州府志》建置条）武后准奏。地官侍郎狄仁杰又奏，以为邇方僻壤，万一遣官不谙民

俗，士民反受其害。元光父子久镇彼中，冀畏氏怀，莫如令其兼秩
领州。报可。遂给告身，俾建漳州、漳浦郡邑；进怀化大将军，仍
世守刺史。自别驾（刺史佐吏）以下，得自辟置。（《福建通志》
宣绩）。

唐睿宗二年十二月初九日（六八七年），元光建漳州和漳浦县。福
建自此始入闽。元光任漳州刺史，许天正任别驾。在政治上，他打
击豪强，采取开明措施，兴办府学，开科选才，任用贤士，厉行法
治；在经济上，他推行均田和租庸调制政策，招抚流亡，轻农惠工，
通商利市，迅速发展农业生产；在军事上，他实施府兵制，规定男
从二十到六十岁，要自备武器服兵役，接受军事训练，他还在州郡
内设三十六堡，立行台于四境，即北距泉州，南踞潮惠，西抵汀赣，
东接海屿。这些政策实行的结果，使蛮荒地区在比较短的时期里，
获得发展繁荣。

唐睿宗景云二年（七一一年）十一月初五日，畬族首领高、朱
义等潜伏到岳山来复仇。元光轻骑追击，不幸被砍伤腰部，流血过
多，死在绥安溪（今漳浦）大崎原。后来随州治移徙移徙葬在龙溪
县浦南社园坑乡石鼓山。

陈元光逝世至今已有一千二百六十八年了，但他当年屯兵的营
址、牧马处、泚武场、燕翼宫等故迹尚在闽南各县如云霄县火田、
西林及将军山一带。虽然“唐史无人惜列传”，广大人民追念他的功
绩，“漳江有庙祀将军”。闽南各地祀陈将军的神庙有数十座，在
台湾各地现存的开漳圣王庙也有五十多座。

陈北溪事略

熊 寒 江

宋朝陈淳，字安卿，家住漳州北溪的蓬州，少年时期就很好学，学问渊博，当时学者都尊称他为“北溪先生”。

陈北溪原来学习举子功课，林宗臣很赏识他的文才，给他教授朱熹的《近思录》；从此，北溪便放棄其他课业，专心攻读朱子著作。他爱好探讨诸书，崇拜朱熹的道德文章，本来有志把口粮卖掉，前去求学，后来因为其他原因没有去成功。

绍兴元年（公元一一九〇年）朱熹出任漳州知府。陈北溪知道后，十分高兴，前往求见，把自己著作的《自警诗》拿给朱熹看。朱熹看过后，知道他用功已久，极为重视，还恨相见太晚，立即先以“根源”二字教授他说：无论对任何一个道理，都要追根问源，探讨它的究竟，不可只求一知半解，马虎了事。自此，两人来往甚密，经常从早到晚在郡斋讲经。当朱熹离开漳州后，还常常对人讲：我这次南来，十分难得的是认识了安卿。我也将没有对别人讲过的道理，向他讲解了。

当朱熹病倒在床，陈北溪前去探望时，朱熹向他了解近来的学习心得后，认为他“学问已见本源，所缺者下学之功”。北溪住了三个月，所作对答，朱熹都认为正确。在朱熹死后，他更加发奋读书，寻求道理。

嘉定元年（公元一二〇八年）陈北溪在中都等待考试，各地的学者，纷纷向他请教，朝中士大夫争相聘请他去当老师，教育子弟。当时郑之樵、经严等人，还请他去讲学。莆田、泉州的学者，跟他来往更为密切。太守赵汝潜拜他为宾师，时常去向他请教时政。北溪所发表的意见，都深中利病。

陈北溪关心地方疾苦，生前做过一件大好事，就是向当局建议，

废除了漳州的“外赋”，减轻了人民的负担。所谓“外赋”，就是食外者的户口册，凡是食外的人，都要负担徭税，百姓甚感痛苦。减免之后，人人称颂陈北溪的功德。

北溪先生著有《详讲礼诗》、《大学中庸口义字义》、《女学》及《北溪集》五十卷。他还善长绘画，闽南民间有不少关于他作画的传说故事。

嘉定十六年（公元一二二三年），陈北溪被任为安溪主簿，没有到任就死了，终年六十五岁，安葬在坡头保崎嶺社，莆田人陈沂替他叙述行状，陈必作墓志铭。明晋江王慎中重新立石。嘉靖三十五年，知县蔡亨嘉在墓前立坊，上书“朱门高第漳士真儒”。

宗淳祐六年（公元一二四六年），郡守方来在芝山龙江书院的东面，建了一座朱子祠，祠中也祀奉了陈淳。明成化九年（公元一四七三年），僉事林克贤，同知蒋滔在城西北（旧光孝院）建专祠，并定期举行祭祀。十七年，知府姜谅还在祠中塑了陈北溪先生的象，提学副按周孟中为记。弘治五年户部左侍郎吴原，向朝廷申请赐祠额。根据明朝胡宗华所撰写的《修县学宫记》：“仍修旧讲堂为先贤祠，祝徽国朱文公，配以高东溪，陈北溪，王东湖三先生。”

查考史料，漳州的新桥，原来是陈北溪提出建议兴建的。他在写给赵希孟的《改学移贡院书》上就提到了建桥的事，到明朝万历年间，知府韩耀便是采纳陈北溪过去的建议，增建新桥的。郑怀魁写的《文昌桥记》，也有提到宋朝大儒陈淳提议建造新桥的事迹。

——漳州民间故事二则——

——庆 蛇 整理——

陈 北 溪 的 画

宋，陈淳，字安卿，家住漳州北溪的蓬洲，学问渊博，善长作画，人称“北溪先生”。闽南各地均流传着他为学绘画的故事，脍炙人口，历久不衰。

陈 北 溪 嫁 女 的 奁 礼

陈北溪嫁女的时候，他送了五大卷的字画给女儿，作为陪嫁的奁礼。女儿是十分欢喜，可是邻们却觉得好笑，都在议论北溪先生吝啬。

当婆家的听讲新媳的嫁奁只是几卷旧字画时，心里暗自懊恼，一怒之下，竟将那些字画全搬到灶前当柴火烧了。等到北溪的女儿闻讯赶来时，只从灶膛里抡出一幅红日图。她对着那堆灰烬，边哭边向婆家诉说，这是他父亲得忌的财产，是特忌送给她出嫁的贵重礼物，有钱也买不到的，就拿这幅红日图来说，冬天挂起来，屋内也会暖和的。

婆家听了，半信半疑，就问^{媳妇}道：“那难道说还能晒乾麦子吗？”新媳回答道：“能。”她便将那幅红日图挂了起来，不多久，竟果然将满院子的湿麦都晒乾了。

做婆家的这下子才知道那些字画确是宝贵，可是都被自己烧成灰了，心里万分后悔。

陈 北 溪 送 猫

一天，北溪先生做生日，他的女儿提了竹篮给他送来了几只猪蹄，作为祝贺父亲寿诞的礼物。

当一家人高高兴兴地坐在一起喝酒的时候，他的女儿说到婆家老鼠很多，常常偷吃五谷鱼肉。北溪先生便说：“等你回家的时候，我送给你一只猫。”女儿听了，心里很高兴。

第二天，女儿要回去了，北溪先生举着竹篮子对她说：“篮中有一只好猫，你带回去，以后就不会再怕老鼠为患了。”沉思了一下，又叮嘱说：“路上千万不要把篮子撒开呀！”女儿接过竹篮，便欢欢喜喜地回家去。

走到半路上，女儿忽然觉察到竹篮很轻，不知道父亲送给自己的猫是大是小？又是什么毛色的好猫？心里这么一想，禁不住就把篮子轻轻地掀开来看，不料“扑”地一声，一只白肚乌猫突然从篮里跳了出来，撒腿就跑掉了。再看竹篮中，只剩下一张白纸。她很后悔，只好提着空篮折回父亲家去。

当北溪先生听了女儿所说在半路上让猫逃走了的事后，惋惜地说：“这是我画的一幅好猫哩，现在白白跑掉了，只好怨你不听我的话。”女儿一听，又惊又喜，便要父亲再画一只给她，北溪先生摇摇头说：“我无法再画猫了。”所以，在漳州一带，遂流传着一句歇后语：“陈北溪再画无只猫。”

陈北溪画月

宋光宗绍兴元年（公元一一九〇年），朱熹在漳州任知府时，跟陈北溪常有来往。有一回，朱熹听说他进了城，寄宿在东桥亭佛祖庙内，便立即欣喜地只身步行前去看望他。

谈话中，朱熹请北溪画一幅月亮图给他。北溪答应他过几天再派人来取。

等不上两天，朱熹就派人去取画。但那时天上月亮只是一弯上弦月，北溪便打发衙役回去回话，说时候未到，再过几天才来取。

又过了四、五天，朱熹一心惦记着月亮图，又迫不及待地派人去取。陈北溪抬头看了看天边的月亮，还是不圆，便又对来说再过几天来取。衙役听了，恳切要求北溪先生将图画给他，免得又空

手回去。陳北溪被纏得無法，就隨手在地上拾起一撮甘蔗粕，仰首凝視了一會月亮，便蘸了墨汁，揮手在畫紙上^上一鉤，將圖交給衛役帶回去。

在回去的路上，衛役心中暗自思忖：這樣簡單的一幅畫，有什麼稀奇，回去定會遭老爺責怪，不如到書坊去另買一張回去交差為妙。主意打定，他便從書坊買了一幅月亮圖回去。

朱熹接過了畫，只升一看，畫面上一輪明月高挂，越看越皺眉頭，最後搖搖頭問道：“這幅畫是陳先生親筆畫的嗎？”衛役連聲應是。朱熹沉吟了一會，忽地變了臉色，惱怒地叱道：“你好生大胆，竟敢撒謊！”衛役起初还想爭辯，朱熹指着圖畫說：“陳先生的畫，難道會這般俗氣嗎？”

衛役知道瞞不過了，只好將藏在懷里的那幅原圖交了出来。朱熹看了，十分高興，連聲贊道：“好畫！好畫！”

林 閣 老 逸 事

（明朝大學士林鈺，字實甫，漳州東鄉東口村人，神宗萬曆四十四年（公元一六一六年）殿試第三人，初任翰林院編修，后為國子司業。為人和平廉介，剛直不阿，人稱“閣老”。）

林 閣 老 戒 訓 塾 師

東口村外，有一條小港名叫吳店港，寬僅二丈余，一道石橋架在水面，每逢山洪到來或漲潮時，石橋常為水淹沒，來往行人只好涉水而過。此地景致幽勝，林閣老晚年回鄉時，常在此垂釣。

一天，村中私塾的老師來到港邊，看見石橋已被水淹，正苦於無法過河，忽見港邊有一個漁翁在釣魚，便直呼道：“老漁翁，你

捎我过河去好吗？”渔翁抬头看了看那人，答道：“先生会作对子吗？”老师随口应道：“这有何难！”渔翁当场与那位老师约定：如果对子对得好，便捎你过港去；若对不来，就半港抛下。老师满不在乎地答应了。

渔翁一面捎着老师下港，一面随口念道：“姑媳同踏盆，不知先生对先生嫌？”

渔翁不见先生回答，便催问道：“先生，快对呀！”老师在背后，一直哼唧唧唧地对不上来。

“扑通”一声，老师被摔到港里去了。

后来，这个落水的私塾老师才得知，原来那个渔翁，就是大名鼎鼎的林阁老。

衙役捎石磨

有一天，漳州府太爷派了一个差役，拿着名帖往东山村，向林阁老请安。

当衙役来到吴店港，远远水满桥淹，却看见一个老渔翁正在专心地钓鱼，便走上前去，粗声粗气地说：“老伙，我奉府太爷之命，有要事进村去，你先捎我过河去吧。”老渔翁点了点头，便不声不响地捎起衙役涉水过港。

过了港，老渔翁先由后门入室内，更换衣帽后才出来接帖子。看过名帖，便回房去，包了一大色东西，连同面帖，交给衙役说：“你家老爷是要向我借用一件东西，现在交你带回去，此物贵重易碎，路上须加小心，不可行放，一口气送到。”衙役连声应是。

一路上，衙役不敢怠慢，捎着那件东西赶路，越捎越重，气喘吁吁，弄得满头大汗，腰酸腿痛。

回到衙门，府太爷拆信一看，只见上面写道：“来人无礼，呼我老伙，略施教训，罚其捎磨。”知府这才明白原因，将衙役训斥了一顿后，修了一封回信，向阁老道歉，并命他将那石磨再捎回去。那个差役只好悔恨自己有眼不识泰山。

闽南童谣 (方言歌词)

丙东

日头出来红又红

日头出来红又红，照咱艰苦歹命人，艰苦歹命有时尽，欢喜今日做主人呀做主人。

天 鸟 鸟

天鸟鸟，要落雨，日本驶电般，探水路，想要对互通，爬上咱陆路，假捧中国旗，打响无壳疑⁽¹⁾，咱分军队好目色，看出狗计智，弄伊电般驶近岸，枪声一下吼，打死日本狗，日兵着伤“奇々”⁽²⁾哭，电般越头紧驶走。

(注)：(1)无壳疑——不怀疑，没有提防的忌思。

(2)“奇々”——惨苦的声音。

鱼 仔 蝦 仔 要 娶 媒

(中)

天鸟鸟，要落雨，撑锄头，巡水路，看着一阵鱼仔蝦仔要娶媒。蚌撑灯，龟打鼓，水蛙扛大轿，压得大腹肚，‘三现’⁽¹⁾做新娘，‘土蔴’⁽²⁾做公祖，金鱼娶无媒，气得两蕊目睸‘土土’⁽³⁾

(注)：(1)三现——一种身下和尾下带有彩纹会斗的小鱼。

(2)土蔴——泥鳅。

(3)‘土土’——眼珠凸起的忌思。

石 榴 姐

石榴姊，做人媳婦讲道理，晏々睏，早々起，落灶脚，洗碗箸，入房内，搵针指⁽¹⁾，呵佬⁽²⁾兄，呵佬弟，呵佬父母有教示⁽³⁾。

(注)：(1)搵针指——指挑花刺绣。

(2)呵佬——互相夸奖的忌思。

(3)教示——即教导。

王占春与闽南游击队

王季汀 谢家群

王占春同志是一九〇五年九月二十一日出生在福建省龙溪县九湖乡郭塘村的一户农户，父亲的名字叫王煊奴，是个农村的小儿科医生，平时多在家中务农，母亲叫张叶，除料理家务外，靠织土布的收入帮助家计。还有个儿子名叫石狗，因为养不起而送给颜厝乡田址村的亲戚。

占春同志在家的小名叫“灿仔”，八岁开始在村里唸四年私塾和二年半的初小，学生时代经常上山砍柴，下地种田，辛勤地劳动与简朴的生活，从小陶冶着爱憎分明的阶级感情，在他转到漳州二师附属小学读书时，常替被欺侮的贫家子弟打抱不平。因为他的个子粗、气力大，资本家的孩子都打不过他，由于怕他再也不敢惹事。穷人家的孩子却很亲近他，所以他在学生群里有一定的威信和号召力。特别是一九二〇年漳州的工人、学生、市民为响应“五四运动”的罢工、罢课、罢市的示威运动中，占春同志成为学生中的活跃分子；以后还参加过漳州农中学社的青年学生组织活动。一九二四年参加社会主义青年团，在声援上海“五卅惨案”时，他带领学生上街头，贴标语，到处演讲、散发《为帝国主义者在上海惨杀同胞告国人书》，组织青年学生开展反帝非基活动，侦查、烧毁日货，冲击礼拜堂等，表现出强烈的爱国热情。

二、

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国共两党合作期间，国民革命军东路北伐军进驻漳州，十二月我党在漳州成立中共闽南特委，由罗明同志任书记，占春同志经教师汪光国介绍第一批加入中国共产党。这时，

“二师”学校行办，占春同志回到南乡建立秘密农会，与李联星、廖学彬、李金发、陈剑垣等同志带领农民进城，和漳州工人代表许士森发动的工人示威游行队伍汇合，在新桥望高楼清称土为黄斗星霸占龙溪县总工会，随后又驱逐盘踞在龙溪县农会的官僚余高坚。接着还到石码镇发动打倒龙溪县商会长“土皇帝”——蓝汝汉，逮捕“太子”蓝步青到漳州中山公园公开审判。并在各乡农会提出“抗捐税、减租息、打土豪”等革命口号。

一九二七年三月八日，中共闽南特委在原丹霞书院创办“漳州工农运动讲习所”，由陈卓凡、罗明分任正付所长，学员六十多人都来自漳属各县，如王占春、李金发、许士森……等人，成为闽南人民革命运动的骨干力量。“四·一二”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的“马日事件”以后，“漳州工农运动讲习所”被迫解散，党组织为保存革命力量“化整为零”，转入农村或当城开展地下活动。占春同志到南坑村当小学教师办夜校，宣传革命道理，继续组织秘密农会，遍及南乡十多个村社，发展了五百多名会员。白天上山、下田劳动，夜间四出开展活动：进城张贴革命标语，沿途破坏公路、剪断电线、砍倒电杆，弄得反动军警惶恐不安，特别是日商经营的漳（州）程（溪）轻便车公司，由汉奸黄遵协任经理残酷剥削工人，占春同志发动王缺车等人带头闹罢工，致使城乡交通中断，市场一片混乱；水果、竹笋、瓷器等行业因缺货而关门，城里的鱼肉鲜货运不出去也都腐烂掉。后来资本家派人出面调解，以提高工人工资及待遇以示妥协，这是漳州轻便车工人罢工运动的一次胜利。

一九二七年冬末，中共福建省委在漳州南乡召开各地县委联席会议，决定领导工农武装暴动，夺取政权建立苏维埃。特派员邓子恢化名老林，和王占春同志商讨成立“中国工农红军闽南游击队”问题，要求担负起“由抗租、抗捐一直到实行土地革命，工农武装夺取政权的历史任务”。并任命王占春为支队长，李金发为政委，开始以南坑村为基点做调查工作，知道全村只种两百亩地陂田，每年收成不到五十元，却被派上一百多鸡壳捐。立即派人向南靖县提出

交涉被置之不理，后来再找到程溪税务所反映，遭到警察所长鸣枪示威，占春同志抓到一个有血债的税警当场杀死，群众同声高呼：“打倒国民党”，“消灭贪官污吏”，吓得反动军警和税务人员抱头鼠窜。从此，闽南游击队在木棉南坑扎下根。

三、

一九二八年二月，中共福建省委接到平和县委朱积善同志领导长乐农民武装暴动的报告，提出要求漳州设法牵制张贞中队的出动，为要配合此次暴动以分散敌人的兵力。占春同志决定带领闽南游击队攻打南靖县程溪警察所。队伍从木棉南坑出发，分出中台游击队埋伏在半岭，准备狙击派来救援的敌军，队员们化妆成赴圩的农民，来到程溪警察所时才被发现，双方开枪射击我方步步逼近，反动军警赶快龟缩到炮楼里防守。占春同志一面组织火力佯攻，一面叫人用棉被蘸水堵塞枪眼，又令队员扒开土墙把手炮投进楼上，轰隆隆中炸毁炮楼，消灭了全部反动军警人员，结束了战斗。等到张贞派大批军队来救援时，闽南游击队已达到既定目的，胜利地撤退了，群众无不拍手称快。

一九二八年初，木棉村有个恶霸的儿子叫陈贵家，横行霸道无恶不作，盘踞在九龙岭下木棉庵前收“担头捐”，无理剥削过路挑担的工人，行商小贩常被他和押货担没收货物或毒打致死。有一天，王占春与李金发、王铁年、李天助四人化妆成农民，来到木棉庵枪杀了陈贵家，并缴获短枪二把，为过路工人伸冤报仇，从此一路上太平无事。

四月二十八日，占春同志接到上级的指示，为配合厦门的同志破监救狱，救出困难的同志和政治犯，把队伍调到石码镇的猫头集中，由南靖同志带领闽南游击队员，分乘两隻汽船运载些蔬菜、杨梅、桃子等水果，里面藏好各种武器，开往厦门的镇南关靠岸，从这里走进去就是厦门监狱的门口，游击队员假装买买杨梅引起争吵、打架，

游警出獄近前圍觀。監獄里的同志抓緊這一時機，按照事先擬好的劫獄方案進行：一組人拔掉崗哨防備外援，一組人用大錘砸開鐵鎖和牢門，放出獄中的政治囚犯，體弱傷重的由年青力壯的游擊隊員攆走，并護衛其脫險，然后用小船從碼頭送走，由一隻汽船載着出獄的同志開回石碼鎮，另一汽船開往相反的方向以引走敵人，用“調虎離山”的巧計迷惑跟蹤追趕的反動軍警，救出獄中的同志們安然脫險。

四、

一九二九年八月初四日，龍溪縣長兼聯防民團長林介仁，約好南鄉十六個反動家長，到河裡庵開會，商議“組織好民團、守望隊，抓緊清天游擊隊，活捉王占春……”。反動夫子顏正正在發言：“只要林團長有決心，咱要加緊配合，發現游擊隊立即報告，合力圍捕王占春。讓他插翅難飛……”這時，門口有人大喝一聲：“你們要捉的王占春在這兒。”原來是王占春帶游擊隊到來，吓坏了那些反動的家長。顏正正想摸槍反抗，立即被結果了狗命，其他的家長一個個跪地叩頭呼叫“饒命”。占春同志把他們訓斥了一頓，將其中十個最反動的家長當場槍斃，留下五個加以教育然後釋放回家；這是对國民黨反動地主或蔣勢力一次沉重的打擊，扑灭敵人的囂張氣焰。

當時，駐漳州國民黨第四十九師長張貞，見到閩南游擊隊力量不斷壯大，日夜到處神出鬼沒地搞破壞，使得反動軍警坐立不安。軍閥張貞幾次利用叛徒陳祖康写信勸降，每次都遭到痛斥、辱罵。後來又想到丹霞師範的教師鄭太奇，他與王有師生關係，還請個自發醫生許連城，來到鄒塘村勸說王占春同志，先由鄭太奇說明來意：“張師長希望賢契你出來做事，如果不願忍做官也可以保送你出洋留學。”許連城接着說：“還要送你一筆錢財，給你一座在鼓浪嶼的洋樓。”占春同志正正而視地回答：“共產黨人只知獻身革命，立志為人民，不為升官發財或名利分心。”接着又痛斥張貞禍國殃民